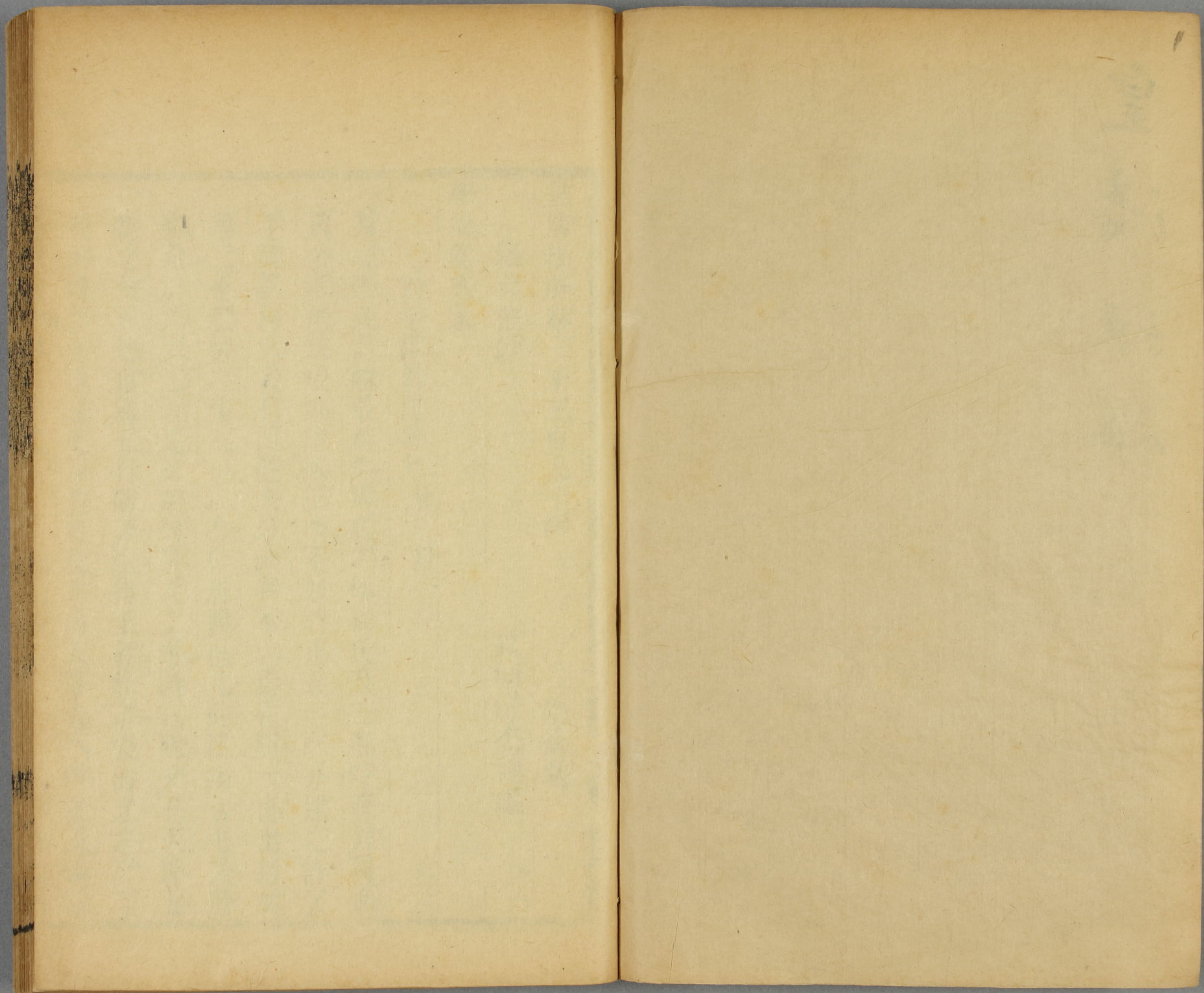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門口 12
號
卷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九十四

學海堂

所錢文
有詢那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學海堂文集

詩毛鄭異同辨上 曾釗

羣經義疏詩禮最精然周禮之學杜氏及三鄭時有異同而
賈公彥祇疏後鄭諸家從略不如詩正義毛鄭分述之詳矣
毛鄭異同大義有四隨文易說者不與焉昏期一也出封加
等二也稷契之生三也周公辟居四也凡此四端皆毛長於
鄭至於六天之說毛鄭故同昊天上帝詩有明文五天卽五
德之帝五德布爲五行助天生物王者尊事禮固宜之周頌
我將傳將大也是毛以我將我享爲大享大享明堂五帝徧

皇清經解

經義叢鈔

庚申補刊

而正義云毛不信六天之說與鄭異豈不誣耶孔氏述毛不
得其理大率類此若夫故訓假借傳例簡與箋所改讀非盡
易傳正義亦有未達釗嘗粗綜二學欲踵孫毓異同評顧惟
謫陋未敢屬稿間有穴見記於別紙涉獵各家隨時竄易凡
先我得者輒復刪去積有日月丹墨凌亂懼難識別會學海
堂以此題課士遂都而錄之爲二卷焉

周南關雎首章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正義曰窈窕者謂淑
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
其淑女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故爲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
也釗按爾雅釋言冥幼也窈閒也幼卽窈之省冥亦幽意傳訓
窈窕爲幽閒實本雅訓又說文窈深遠也窈深肆極也說文義

多本毛則毛不以爲深宮可知矣方言窈美也陳楚周南之閒
曰窈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窈又曰秦晉之閒美
狀爲窈善心爲窈方言本於輶軒使者彼周南卽詩之周南則
窈窕非深宮尤可知矣且詩序云哀窈窕謂淑女容德之幽閒
不得升配君子故哀之若以爲所居之宮則不辭蓋以宮訓窈
窈鄭義則然正義據之述毛非也

邶泉水四章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歸異爲肥泉正義曰釋水云
泉歸異出同流肥釗按水經注淇水篇引爾雅歸異出同曰肥
無流字肥古通飛易肥遯淮南九師訓肥作飛見後漢書注五十九引飛又通非非子文
諒詩作飛子肥之言非也非違也違者歸異之謂則無流字是也河

水篇又引呂忱云爾雅異出同流爲漢水疑爾雅本文當云歸

異出同肥異出同流漢後人轉寫錯誤遂溷沾流字入歸異出同下而脫異出同流漢句耳

流當爲源之誤流隸書作流源隸作源形近易譌今本有漢大出尾

下句者又爲漢字作解與正出涌出也諸句同例但犍爲舍人注已云水異出流行合

同曰肥則其誤在漢以前矣惟劉熙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與水經注引爾雅之義合又郭景純注爾雅亦引此傳而流字不爲作解則當時已不從舍人本蓋郭本爾雅實無流字校者據舍人義增正義不察引之以證毛不知歸異出同下增流字則不辭若異出同流連讀又與毛義別也

牆有茨首章中葍之言傳中葍內堂也箋云內葍之言謂宮中所構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釗按說文葍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象形有正有旁此謂象旁視之形交者爾雅所謂直不受檐

也葍篆文作葍口卽口之變亦作八象交形

兩衰下爲交上出者危也蓋象椽不

直上檐交

二象宋廂形一象棟形所謂材也二與二望之若相

積故曰積材葍上下相當象東西對形

古宮室皆南而宋廂在堂之左右左右東西也

所謂對交也交積材也者交之下積材也交積材所以爲蓋故

从木葍聲之構亦訓爲蓋古者平地爲廷惟堂有蓋詩曰中葍

明其爲內堂也中內也

說文中而也而卽內之譌

堂之後檐以北有室有房

不取義於房室而於堂者言堂而室在其中矣且夫人於頑有

母義主婦在北堂內堂北堂也漢書文三子梁王傳聞中葍之

言應劭曰中葍材構在堂之中雖非中字之義而解葍字與毛

同箋以爲葍成失之

君子偕老首章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謂

揄翟闕翟也釗按揄翟闕翟下章始言之此章第言首飾耳惠氏禮說謂象乃祿之省其說是也說文祿飾也廣雅裝祿也急就篇祿飾刻畫無等雙顏師古注祿飾盛服飾也漢書外戚傳祿飾顏注祿盛飾也一日首飾據此諸文則象服當斥副笄言之象服猶言飾裝之服耳說文祿从衣者副之言覆衣亦覆也故祿从衣副笄唯后夫人有之故毛云尊者所以爲飾說文祿飾也正本毛義說文用本字詩用省借字耳正義謂以象骨飾服失之僖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楊士勛疏引此詩爲證亦誤夫人以玉爲笄不以象也

二章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揄翟闕翟羽飾衣也正義曰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

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釗按鄭注玉藻揄狄云揄讀爲搖雉名考爾雅釋鳥鷩鷩爲十四雉中二雉之名其形不同周禮揄翟闕翟旣言揄又言翟則揄非卽鷩可知矣竊謂毛傳作揄正字周禮作揄假借字鄭以揄爲雉名蓋誤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曳獨繭之揄翟注張揖曰揄翟揄也闕玉藻喪大記並作屈後漢書光武紀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襦注引方言曰襦揄其短者自闕而西謂之襦郭景純方言注俗名襦掖襦卽屈字皆闕之假借闕短也呂覽任數篇注以其短於揄故謂之闕揄闕皆婦人加上之衣飾以翟羽則曰揄翟闕翟說文揄解云翟

羽飾衣也。从衣，俞聲。一曰直裾，謂之襜褕。翟當連篆文褕字讀此例。其襜褕則不飾羽者，故以一曰別之。婦人所以爲此加

上服者，婦人衣不殊裳，形如深衣之制。深衣右前袷與後袷不

鉤曲而前以掩裳。際蓋不用正幅也。至祭時，當服褙衣，故制此加上服用正幅爲

之。巾部輸正端裂也。褕亦褙衣正幅，可知正幅則無續。袷無續

謂之襜褕。袷，曲之裾，故說文謂之直裾。其形正幅如帷，故方言

帷裳，童容也。古麗圭，繆閨緣加上之服，蓋其遺制以羽飾繆

身動則襜褕然張。續漢書輿服志：古麗圭，繆閨緣加上之服。劉

三章，璫兮璫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

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展衣字誤，禮記作褱衣。釗謂展正作褱

說文：丹縠，衣也。作展者，假借非誤也。展衣宜白，禮無明文。鄭蓋

以意說之，或援說文璫玉色鮮白以爲展衣宜白之證。按二章

玼兮傳，玼鮮盛貌。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說斯白

之字作鮮者，齊魯之間聲近斯，則鮮亦白矣。玼之鮮可以形容

青赤之翟，安見璫之鮮不可以形容丹縠之展乎？總之玼璫皆

取其鮮潔之貌，不必泥白色爲義也。

定之方中，首章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

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

日，作于楚室，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

以正南北。釗按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諸侯城楚邱，衛徙居

之時，傳雖無文，要在正月之後，安得至小雪時乃營立宮廟乎？

鄭又以定中爲詠衛文得時，按左氏莊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

裁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蓋以常制言之衛爲狄所滅倉卒遷徙城而封之皆諸侯之力而非自主若謂營室廟必俟土功之時非事理矣竊謂方中當斥旦中爲夏時四月知者二章言降觀于桑三章言說于桑田則非小雪時甚明三統厯五月之節旦室三度中三統厯劉歆所撰距衛文六百七八十年恆星六十九年強半而移一度日躔於恆星亦六十九年強半而差一度則六百七八十年當遲十日劉歆時五月節旦室中上推衛文則四月中旦室中矣月令季春蠶事畢而此四月以後猶有桑者月令蠶事乃后妃親蠶之事其實民間猶未畢也豳七月云八月載績箋云絲事畢而厯事興是其證傳云南視定者營楚邱宮廟時定中於南故視以正南北非正南北必視定也

中星改則南視之星亦改矣正義乃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用此申鄭難毛失之

衛碩人三章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禴禮春秋之禴讀皆宜同衣服曰禴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衛近郊

釗按

鄭云禮春秋之禴讀皆宜同是鄭意謂此經之說與彼禴音讀皆同非以禴易說字也原本當云說讀如禴後人傳寫誤讀如爲當作而正義遂傳會其說云遺吉之衣亦爲禴耳釋文說本作稅禴通作稅亦作稅史記陸賈傳奉百金稅是其證稅變也服問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注稅變易也此詩言姜氏至近郊而變易衣服故曰稅于農郊矣稅說文租也得訓變易者稅脫稅皆从兌聲故義亦可通左氏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注稅解也此經言解稅其在途之褻衣而更衣褊翟故有變易之義

四章鱣鮪發發傳鱣鯉也正義曰爾雅釋魚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鰻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陸機云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鯉鮪鱣鮪皆異魚也故郭謂毛傳爲誤釗按說文鱣鯉也周頌潛箋鱣大鯉也水經注河水篇引爾雅說曰鱣鯉也出鞏穴據此則漢以前儒者皆訓鱣爲鯉道元生於北魏郭注爾雅已行注水經往往引之此獨仍漢訓蓋亦知其說非矣後儒乃遵陸郭者

以爲得之日驗不知彼實誤以鰻爲鱣古鱣鰻通用後漢書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之象也章懷注云續漢書謝承書鱣皆作鰻鰻字又作鰻漢書賈誼傳橫江湖之鱣鯨注云鱣或作鰻鰻一名鱣亦狀如蛇鰻郭陸所說皆其類非鱣也鱣大鯉小其實一魚正義反以毛爲誤失之

有狐首章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正義曰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申述毛裳所以配衣之義釗按箋非傳義也易黃裳元吉坤爲裳裳在下爲陰故以無裳喻無室心之憂矣蓋詩人之憂若謂婦人見鰻夫之

無爲作裳而憂之欲與爲室家有是理耶又序云有狐刺時也
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曰男女皆未昏嫁之稱而箋云婦
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謂先爲妃而後寡也與序乖矣二章無
帶喻無夫釋名帶蒂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蒂也無帶猶言無繫
屬曲禮女子許嫁纓鄭注纓繫有從人之端亦其義三章無服
釋名凡服上曰衣下曰裳衣爲陽喻夫裳爲陰喻婦無服喻男
無婦女無夫也故傳云言無室家蓋總上二章意言之立言之
次第也

王中谷首章嘆其乾矣傳嘆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正義
曰說文云嘆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釗按說文水部灝
水濡而乾也詩曰灝其乾矣說文詩稱毛氏疑灝字毛本如此

後或摩滅烏旁校者疑漢與乾字不照又出與火形近遂誤爲
熯耳正義以熯與嘆義同引說文嘆燥也又引易作熯是其誤
在唐以前也竊謂詩取菹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爲興
無燥乾於日與火之義說文灝水濡而乾也正與詩意合又傳
云菸貌凡曰貌皆形容之詞菹爲水所傷故旣乾而其狀菸然
說文菸𦵏也廣雅𦵏也若受日與火而乾者安得有𦵏與𦵏耶
正義乃云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嘆爲菸也其說謬矣

二章嘆其脩矣傳脩且乾也釗按說文脩脯也釋名脩縮也乾
燥而縮也傳訓爲且乾也者且姑且之辭禮記祖者且也且可
訓爲始有草創粗略之義周禮注乾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
桂曰鍛脩脯小物全乾者然則肉之久乾者爲腊始乾者爲脩

將乾者爲脯故說文脯訓肉乾而腊訓乾肉乾肉者肉之已乾肉乾者肉之將乾也脩訓脯不訓腊者亦以脯爲將乾與始乾之義近耳

大車首章大車檻檻毳衣如綦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制按采芑四章云方叔元老傳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注謂爲三公者則方叔在朝以卿士兼三公之任矣而其首章云鈞膺儔革鈞卽金路之鈞巾車金路鈞樊纓九就典命上公九命車旗以九爲節據此是在朝八命及出爲將得乘九命之車不必封爲諸侯然後加等如鄭說也封者疆界之名出邦畿之外亦爲

出封序云聽男女之訟傳云出封又云巡行邦國其殆二伯之職歟毛義爲長

鄭緇衣首章緇衣之宜兮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皮弁服也正義曰此私朝在天子之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制按正義非也禮記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又云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釋文朝直遙反疏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據此則私朝不在天子宮內審矣元端卽緇衣七入爲緇六入爲元朝服元冠衣與冠同色故謂其衣爲緇衣是緇衣爲卿士聽私朝之服記有明文而正義乃謂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

朝是不知卿士當末朝君之時固先與家臣朝於國門私朝耳
女曰雞鳴首章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星尙爛爛
然早於別色時釗按箋云明星尙爛爛然是斥凡星言與傳小
異傳云小星已不見言明星獨見也爾雅釋天云明星謂之啟
明孫炎注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陳東門之楊
明星兩見亦謂啟明星彼蓋言昏以爲期者至旦猶未至耳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
思不期而會焉釗按詩譜此爲厲公時詩厲公爭國兵革不息
故詩人思遇時遇者諸侯未及期而相見也攷春秋莊公四年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穀梁傳范甯集解云傳例不期而會
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然則子儀君鄭時嘗與大國會遇矣但不

能藉其力以定亂厲公又自櫟入兵革紛起故思邂逅有美之
一人以慰安厭亂之願而相偕於善道詩所詠者是也序云君
之澤不下流君卽所美之人蓋斥當時牧伯又云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則原所以思遇時之故也鄭乃以爲思得男女會合
之時失之首章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傳興也箋蔓草而有露謂
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
正義曰毛以爲郊外野中有延蔓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
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由君有恩
澤之化養育之兮釗按此述毛皆王義恐非毛旨也竊謂傳以
零露爲興當是興伯者之澤侯伯救患分災以存亂國猶零露
之滋衰草衰草而得蔓延者露之潤亂國而得安定者伯之澤

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昭公十六年夏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喬亦賦野有蔓草則是詩非言男女會合審矣邂逅相遇傳解爲不期而會謂諸侯未及期而遇也若指爲男女之辭雖淫者亦必約而後成安有野田草露不期而會合者哉正義本王義以述毛往往如此或據以咎毛斯不然矣

齊雞鳴二章東方明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正義曰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弟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纓笄總

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纓笄耳釗按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此鄭君注禮之說耳詩采芣序夫人奉祭祀能不失職其卒章被之僮僮箋云被卽次也是夫人於其國祭服不與王后同服副鄭已不用前說矣祭服視王后降等則朝服亦當降等此箋無說蓋亦不破毛義也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妻事夫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鳴雞纓笄而朝君臣之禮也據此二書愈見毛說非鑿空不必強周禮注以同詩矣

著首章俟我於著乎而箋云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

君子揖之時也正義曰昏禮婦至夫家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釗按士昏禮序婦從降自西階在壻降之後則壻先出不與婦並行可知矣何由揖於著庭耶況揖讓之禮皆賓主共之士昏禮親迎時女父爲主人壻爲賓婦至壻門而後壻稱主人壻自升堂至降出並不言揖者蓋女父爲主人不降送婦又無賓其夫之理故無與爲揖也韓奕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箋顧之曲顧道儀也是壻授婦綏之時惟有曲顧之禮而已道升車之儀且顧而不揖降階至門亦道婦之事又安得有揖耶此箋云至於著君子揖之謂婦至揖入之禮先言著次言庭又次言堂蓋事之序孔氏釋爲引出之時失之

詩意本陳親迎之禮以刺時而不言引出者舉引入以互見也南山首章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正義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檢此傳文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爲喻異於鄭也釗按正義申毛非毛旨也毛以南山喻高位雄狐喻淫行言君之尊嚴如南山崔崔然而淫行如雄狐綏綏然意本相承與鄭云狐在山上辭別而義不別也孔乃誤解雄狐爲二雄相隨喻夫當配妻故謂毛各自爲喻耳

考左氏僖十五年傳云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云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惠公其象未聞釗以已意說之蠱與下艮上巽爲雞說卦艮爲狐九家易文虞氏易雞亦稱雄戰國策亨伏雌又曰甯爲雄雄當注亦曰否艮爲狐與雌匹今匹雌乃黔喙之狐也因謂之雄狐晉惠公承於賈君匹非所匹有雄狐之象故卜辭獲其雄狐而斷之曰夫狐蠱必其君也襄公淫其妹亦匹非所匹故詩人亦謂雄狐焉陰陽之匹各以其類郊特牲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別者別其類之謂晉語司空季子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今齊襄淫於其妹非別類矣故曰無別失陰陽之匹正義述毛乃謂雄狐爲二雄相隨恐非傳義也夫狐必牝牡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末

學所及豈毛公博物而反昧此哉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箋云故猶端也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釗按戰國策敢端其願注端猶專也鄭以端訓故蓋讀若刑故無小之故說文故使爲之也此序云故盛其車服猶言故使爲盛其車服矣孔云與上爲句失之

猗嗟三章舞則選兮傳選齊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釗按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司馬索隱云

率亦作選蕭望之傳注引應劭曰選音刷周禮考工記治氏注鄭司農云鈐讀爲刷然則率選鈐讀皆同矣讀同則可通假鈐从守聲埒亦从守聲孟康云埒等庫垣也廣韵史記佞幸傳埒如韓嫣集解引徐廣曰埒等也等與齊同義說文等齊簡也傳訓選爲齊蓋謂選卽埒之假借與荀子樂論云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諄逆者眾積意諱諱乎據此則舞以齊樂節爲善毛實本荀義矣桓君也誰與等倫若在齊則倫等者齊侯也箋最上之云恐非齊人所當言矣毛義爲長

唐椒聊首章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云無朋平均不朋黨劉按

揚之水及此詩序皆刺昭公之詩揚之水上二章並云從子者蓋著國人將叛而歸沃也未章云聞命者蓋著沃以善政結民也而昭公不知故詩又言其有朋黨以刺昭公之昏耳豈真美曲沃哉孫毓申毛駁鄭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侯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正義駁云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卽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且桓叔封於曲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劉謂昭侯分國封桓叔於曲沃非有天子之命則桓叔仍晉臣耳而行私恩以邀民心陰有篡晉之志不臣孰甚焉正義以爲鄰國相陵斯不然矣然毓云無朋者無比例也讀比爲必

履反亦非毛旨知者朋酒斯饗傳兩尊曰朋錫我百朋三壽作朋俱無傳則毛解朋字取兩物相從之意可知說文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鄭注論語阿黨爲比朋之訓比恆訓也毛傳之例恆訓則略此無傳知毛必不讀爲比例若讀比例則必有傳矣下章云碩大且篤是碩大與篤爲兩事此云碩大無朋如孫言是碩大與無朋爲一意文法亦不配竊謂無爲辭間爾雅釋詁無間也又爲發聲詩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此詩云碩大無朋無當是言間猶言碩大又朋耳朋正斥潘父之等朋古文鳳字一飛而羣從詩人言此正以見桓叔比黨之多刺昭公之不知也

綢繆首章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箋子兮斥取者正義曰

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釗按鄭讀子如字毛則讀爲茲易箕子趙賓讀作茲茲曲禮正義引白虎通諸侯病曰負子公羊解詁作負茲則子茲聲義本通此傳以子爲茲猶禮記之以子爲慈矣王氏經義述聞謂嗟茲卽嗟茲其義最確先有茲字而後有茲字故傳直以茲爲茲也正義訓爲此蓋誤以毛讀子亦如字與鄭同耳

杖杜首章有杖之杜其葉湑湑傳杖特生貌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正義曰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此章

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稀少貌者以葉茂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莪菁菁爲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滑滑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釗按此詩實取葉盛爲興葉喻曲沃也左傳桓公二年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杜葉旣盛則未大矣而其樹又杕焉孤生所謂本之不枝者也賈子曰本細末大弛必生心又曰末大必折殆卽其葉滑滑之謂乎下章箋菁菁稀少之貌當謂本幹稀弱非言葉稀也知者詩云其葉菁菁則葉之茂盛不言可喻而本幹之稀弱詩未有明文故鄭言稀少貌若曰此特生之杜不見其本幹而但見其葉云爾菁菁者莪是盛貌此云稀少貌者莪草也無取於強幹故咏曰菁菁

者莪是爲美辭杜木也幹爲本葉爲末今不咏其幹之強盛而咏其葉曰菁菁是詩人欲以葉之茂盛顯幹之稀少故鄭申毛曰稀少貌此說詩不以辭害意之例也正義乃謂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下又謂鄭亦以菁菁滑滑爲茂但不取葉爲興非鄭意矣

鴉羽首章王事靡盬傳盬不攻緻也正義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蟲害器敗穀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釗按正義殆因蠱盬聲近又皆下从皿故爲此說耳然盬从鹽省古聲說文有明文不从皿也盬爲不練之鹽故天官鹽人云凡齊事鬻鹽鬻卽練也鹽不練謂之鹽引申之故物不攻緻者亦謂之鹽蓋不攻緻亦

不練之意也揚子方言盥且也且始也有創始粗略之義是又因不攻緻而引申之典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讀苦爲盥則盥可通苦正義謂與蠱義同未聞

秦蒹葭首章所謂伊人傳伊維也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劉按傳本釋詁彼郭注云發語辭左傳襄十四年繫伯舅是賴杜注云繫發聲據此則伊繫二字義本通說文伊尹殷聖人阿衡也伊本非發聲之用爾雅毛傳訓維意以伊爲繫之假故箋申之云當作繫正義以爲易傳誤矣正義申毛云所謂維是得人之道蓋用王肅之說毛不其然

三章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疾沚爲韻劉按正義非也三百

篇豈有趁韻之句乎蓋周人尙左故以右爲迂迴迂迴者言其違也迴與違通

終南二章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正義曰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矣劉按毛無黻在裳之文鄭注周禮蓋本虞書黼黻絺繡及黼黻二文皆从黻爲說耳然宗彝在虞爲六章而鄭說周制則以爲五章之首是繡於裳者亦可畫於衣矣安在黻獨不可畫耶月令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曰染則非黼繡可知矣考工記畫績之事黑與青謂之黻績繪古今字鄭注論語繪畫文則非必黼繡又可知矣考工記又云五采備謂之繡說文解繡字取之繪解云會五采繡是繡字本訓不爲黼刺之用也及後借爲黼刺字而本訓亡矣鄭注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五句云此言刺繡采所用

繡以為裳 竊謂黻衣即袞衣爾雅釋言袞黻也注袞衣有黻文
竊恐未然 是也釋名黻冕黻紱也畫黻紱文采於衣也蓋衣配冕謂之黻
 冕直斥衣則謂之黻衣論語致美乎黻冕鄭注黻是祭服之衣
見邢昺疏引疏又以黻為蔽膝非是蔽膝 據此則畫黻於衣自
字作黻今按釋文出黻字音弗不作黻 夏已然毛不言黻所在者衣雖大名然對文則異經云黻衣繡
 裳則黻在衣繡在裳從可知此訓詁省繁之例也正義乃據鄭
 注周禮以為黻在裳恐非傳旨矣使黻衣即裳下何以又云繡
 裳且傳訓繡為五色備使黻同在裳則黑青二色皆繡文所有
 何得別為黻稱耶黻本畫作亞後乃帶刺之故又从而作黻而
 云不畫斯不然矣秦伯爵得服袞衣有黻文者或以攘戎之功
 天子賜之袞歟

晨風二章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釗按上句苞櫟下
 章苞櫟樹櫟皆木名不宜此獨舉獸陸機疏云駮馬梓榆也然
 梓榆之名不見於爾雅竊謂駮李名爾雅駮赤李釋文駮字 正
 是釋詩之文而毛乃引釋獸駮如馬者以赤李之駮狀如駮馬
 故引以解之王風大車傳以葵為雛箋以葵為亂張逸疑其易
 傳而問之鄭荅雛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雛云此傳
 以駮馬釋駮木即其比耳

三章山有苞櫟傳櫟唐櫟也正義曰釋木有唐櫟常櫟傳必以
 為唐櫟未詳聞也釗按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櫟櫟也詩考
 引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
 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煒煒據此諸文則漢以前諸儒皆以移為

常棣棣爲唐棣今本爾雅唐棣移常棣棣蓋寫之誤小雅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移非蓋陸氏據誤本爾雅以訂傳其實作移者爲長何彼穠矣傳唐棣移也采薇維常之華傳常棣棣也此皆後人據爾雅說文移棠棣也卽本毛傳特常譌棠耳文選注廿五引棠棣改彼傳以常棣爲移故此傳以唐棣爲棣合二傳觀之疑舊本爾雅固如此此傳不改唐爲常蓋校改未及而幸留其真者也無衣二章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澤褻衣近污垢正義曰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釋釗按毛意本與鄭同鄭蓋申毛非易毛也釋近身衣有汗澤故名釋傳云潤澤解衣之所由名鄭云褻衣解衣之爲用意實相明也

陳東門之枌三章越以駸邁傳駸數也箋云駸總也正義曰謂

箋義可謂確矣正義乃據卒章麻衣爲深衣援玉藻夕深衣之文以申鄭義非也鄭於三章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朝夕深衣不曰諸侯而曰諸侯之朝是謂諸侯之朝廷言在朝之臣非言諸侯之身也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元端卽朝服箋云朝服朝與記所云朝元端義同則箋以深衣爲大夫私居服矣正義以爲諸侯之夕服殆誤讀箋諸侯之朝句耳幽譜正義曰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釗按王肅此釋未得其理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書傳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破斧四國是皇傳云四國商奄也則東

征卽斥克殷踐奄之事三年謂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也但踐奄是周公相王多方云王來自奄則踐奄者成王在師矣金縢弟記周公居東不及王故言二年東山并踐奄數之故統云三年也正義用王肅書注說詩失之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箋云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正義曰案鴟鴞之傳言甯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劉按正義以鴟鴞傳證毛無避居之義最確惟謂毛讀辟爲辟則未然耳臨譜正義曰我之不辟當訓辟爲耳法謂以法誅之蓋據東晉古文說史記魯世家云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據此則史記用書古文說讀辟爲

辟去之辟

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多據古文說

說文書稱古文辟部辟引我之不

辟法也

據金縢釋文引說文

法當爲去之誤後人因上辟法也遂涉而加

水旁耳知者辟法也如辟亦訓法則辟當爲辟之重文注云古文辟从井矣卽謂辟者壁中古文別出此篆文以尊經如段氏之說按斤部斷重文詔解云古文斷从自周書曰詔詔猗無他技言部譙重文詔解云古文譙从肖周書曰亦未敢謂公彼所稱書亦壁中古文也何以不別出篆文耶此壁不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一證也且說文辟法也父益反此據大徐所附唐韻大雅板立辟釋文婢亦反壁必益反金縢釋文引說文必亦反音既不同則義亦異此壁不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二證也尋此二證彼釋文引辟法也實爲去字之譌可無疑矣但井以不變爲義辟从井得有去義者易序卦傳云

井道不可不革雜卦傳云革去故也故辨从井其義爲去辟人

辟寒辟塵辟位皆當用辟後省作辟法之辟

辟位之辟音毗義反毗與必同母故

以四聲讀之辟除與攘辟有去與入之分而實一聲之轉

猶又治正作壁

說文壁治也引後書有能俾壁

省作芟草之乂也然則彳部又有避何也彳部適回避也避回

也小旻謀猶回適傳回邪也適辟也則避是邪僻之正字

僻說文辟

也魏風宛然左僻此爲遂遁之義投壺主人般旋曰辟乃僻之省

非辟去之用蒼頡篇避去也

一切經音引

乃壁之假借也毛詩本古文說讀弗辟當與史記同正義據東晉古文說毛失之

八章朋酒斯饗傳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傳以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

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箋以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

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

爲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

釗

按正義釋傳箋皆非也箋下

云於饗而正齒位正齒位必於學則鄭解公堂與毛同矣正義

下云公堂謂之大學得之而此申鄭謂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

則誤也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是言饗用鄉飲酒之

禮鄉飲酒有三冬蜡黨正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其一也此

季冬國君飲羣臣於學亦正齒位故依鄉飲酒禮行之傳云飲

大夫加以羔卽飲羣臣之事其挾鄉人以狗言之者明此飲大

夫與飲鄉人之禮同但加以羔爲盛耳非如正義所云鄉人自

飲有大夫來觀禮則加以羔之說也儀禮鄉飲酒無羔毛公豈

不知耶月令大飲烝注大飲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幽咏諸侯之禮亦漢之郡國也故大飲用鄉飲酒禮毛鄭義同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正義曰金縢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釗按史記魯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

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據此則書古文說周公攝政在武王崩之明年矣敬之箋云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居攝者當謂前時已攝至此猶居之而不致於成王非謂武王崩時未攝至除喪後始欲攝也鄭此義當與史記同但史記言周公未嘗辟居鄭則以周公辟居二年是鄭意武王崩時公攝政及聞流言而避去王親迎歸復攝與史記小異耳書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此言居攝始爲之事正義乃以爲周公攝政改稱元年諄理實甚不可不辨

九罭首章九罭之魚鱄魴傳興也九罭繆罟小魚之網鱄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網乃後得鱄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釗

按韓詩九罭取蝦蛄也則九罭爲小網恆訓耳爾雅纆罟謂之九罭孫炎注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纆本或作總說文總束聚也總罟言其細密故以爲小魚之網孟子謂之數罟纆數聲之轉耳趙岐注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魚麗傳古者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傳以纆罟小網不能得大魚興小禮不可以見周公下云我覲之子衮衣繡裳則言其禮之盛也箋云設九罭乃後得鱗魴言有網然後得魚不取小大爲喻失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九十四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九十五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學海堂文集

詩毛鄭異同辨下

曾釗

小雅鹿鳴首章食野之苹傳苹萍也

釗

按爾雅苹萍其大者蘋

則萍是水草此詩云野之苹而傳以水之萍解之雖淺儒且知其不可而謂博物如毛公有是耶且召南采蘋傳蘋大萍也則毛亦以萍爲水草不應至此忘之竊疑萍本當作荇爾雅荇馬芾是也毛蓋以馬芾之荇釋此經之苹後人轉寫加水耳正義以咎毛未知其原也

伐木六章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買也

釗

按序云燕朋友

故舊也天保序箋云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據此則此爲王者燕朋舊之事無緣買酒於市論語沽酒市脯不食而謂王者燕朋舊乃沽酒亦非其理矣竊謂酤从古聲與沽苦並通沽苦皆訓爲粗略此一宿酒亦粗略之甚故名爲酤酒旣云無酒而復云一宿酒者酒是大名禮記乃命大酋注酒熟曰酋方言久熟曰酋釋名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則酒實取釀久而成之義酤但一宿便成非酒之本意故曰無酒正義申鄭云經傳無謂一宿酒爲酤者旣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斯不然矣傳義爲長

杝杜三章檀車幘幘傳檀車役車也正義以檀木爲車釗按檀木中車材故伐檀曰坎坎伐檀若以檀爲車材卽名檀車鄭注

考工記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檀將亦謂之榆車檀車耶竊謂毛意檀車卽棧車蓋聲轉耳周禮地官序官廛人注杜子春讀壇爲廛方言廛或曰踐是壇廛踐皆聲近可通借壇从亶聲檀亦从亶踐从彡聲棧亦从彡則檀棧亦可通借矣又何草不黃曰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檀車棧車傳同訓役車是檀棧同物之證或謂毛無破字之例非也傳雖不破字而以假借作訓如甲狎湯蕩覺直單信之類則字已從義改矣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役不同毛以棧爲役車者同無革輓故也考工記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其役亦可寢左傳逢丑父寢於輶車輶卽棧也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傳罩罩筐也箋烝塵也塵然猶久如

也正義申傳云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重云罩罩者非一也

釗

按以衆訓烝王肅之義

見釋文

非毛旨也東山常棣毛並訓爲賓

鄭申之云古者塵填賓同聲則此箋以塵訓烝亦申毛非易毛也知者傳例凡經文義同而相承者傳不重出東山二烝前訓賓後訓衆常棣傳以其與東山後烝相承嫌坭於訓衆之烝故復以賓顯之此詩無傳者以常棣已明從可知矣罩說文捕魚器也詩云罩罩言以罩罩之箋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是其義正義以罩罩爲非一之辭失之

南山有臺首章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

釗

按此非毛旨也傳草也當連萊爲句與翟羽飾衣同例說文此例甚多如蒹草也莞草也豈皆草之總名

乎錢辛楣曰爾雅釐蔓華說文萊蔓華也古文萊釐通用故萊或爲釐其說是也

彤弓二章一朝有之傳有勸也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旣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三章一朝疇之傳疇報也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疇疇猶厚也勸也

釗

按鄭蓋申毛非異毛也傳訓右爲勸是以右爲侑之借箋云主人獻之獻卽右勸之意獻進也高誘注秦策

呂覽皆云勸進也則勸獻義同莫於薦右挾文引適與經右字同耳若以薦右當經之右則坐卒爵於經何取耶疇卽疇賓之疇故小弁如或疇之賓之初筵舉疇逸逸皆無傳並承此疇報

之文也瓠葉傳云疇道飲不云報也者以上酢傳旣云報疇不

可又以報解之要之醕酢對文則異散文可通醕者報其酢故亦云報正義乃據王肅申毛以右爲勸功醕爲報功謂毛意者醕皆不施於飲酒誤矣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釗按爾雅釋地云鄭有圃田卽左傳所稱之原圃元和郡縣志圃田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則其地亦大矣地大故名曰甫毛蓋釋其義鄭則斥其處耳爾雅作圃乃聲近通假圃亦大也國語藪有圃草

章注正義以爲鄭易毛誤矣

四章赤芾金舄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下舄字當衍正義云云則本不復舄字也正義曰金舄者卽禮之赤舄也白舄黑舄猶有在

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釗按小爾雅屨尊者謂之達屨小爾雅爲王肅僞撰則正義述毛蓋亦王義也竊謂達讀如昏禮下達之達金舄達屨也蓋與諸侯赤芾互見爲義赤芾旣屬於諸侯則不能上通天子矣金舄上達天子故曰達屨

五章決拾旣飲傳飲利也箋云飲謂手指相飲比也正義曰鄭以飲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毛云飲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爲利也釗按毛傳之例前後義同者不復出唐風胡不飲焉傳飲助也此傳云飲利也則二義不同可知矣說文飲便利也从人次聲詩曰決拾旣飲一曰遞也便利本此傳遞本唐傳分別最明鄭據唐傳以易此傳正義以爲申毛誤也

我行其野二章言采其遂傳遂惡菜也箋云遂牛薺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釗按說文無遂陸氏釋文云遂本又作蓄竊謂蓄訓積釋草竹篇蓄亦非菜名疑蓄當爲苗之譌說文草部苗菹也从艸由聲竹部箛从竹由聲周禮作遂則从由从逐之字古文可相通許君艸部采苗而不采遂猶竹部采箛而不采遂之例耳釋草苗菹郭注未詳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今之羊蹄似蘆菹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揚州謂之羊蹄幽州謂之遂一名菹據此則此之遂卽爾雅之苗不可謂釋草無文矣滑而不美故毛以爲惡菜箋云遂牛薺似誤今本爾雅蘧牛薺無遂牛薺之文卽謂鄭據爾雅本作遂牛薺而孫炎云車前一名牛薺御覽引孫炎爲鄭君弟子則

鄭解爾雅當同孫說車前是藥而非菜與下章采蓄不類矣毛義爲長

斯十二章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釗按箋是申毛非易毛也廣雅釋言巳似也巳似義本通史記云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凡物盡必反其始白虎通云巳者物必起盡而又起是有嗣續之義故鄭以巳擬似之音明似有二音卽有二義毛訓似爲嗣則非似象之似而爲似續之似也正義乃因廟制如明堂之說明堂在丙巳位遂謂箋義於巳位立妣祖之廟失之

正月九章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棄輔喻遠賢也正義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剏按輔蓋伏兔別名輔與兔聲近故伏兔謂之輔伏兔車轂也形如履所以夾持車軸故輔引申之義亦為夾持說文面部輔頰車也周易借作輔蓋夾牙車則从面為輔夾車軸則从車為輔義本相近也春秋僖五年左傳云輔車相依呂覽權勳篇云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有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車即指輿輔非輿無所附輿非輔亦不面軸故云相依此詩取喻於輔者輔為持軸之物與賢者佐理同古擬輔臣於秉軸即其義矣下章無棄爾輔員于爾輻輻當作輓易輿說輻釋文作輓是其證復从音省聲輓从復故譌作畱耳

說文輓車下縛也

此據韻會所引如此釋文雖不稱說文亦云車下縛也則今本說文作車軸縛誤

伏兔在輿底本不相連須輓縛之員益也伏兔為任力之處非一革所能勝益其革輓喻益其禮以繫賢者之心也正義以輔為縛杖於輻輔之益輻似賢之益國誤矣

小弁二章怒焉如擣傳擣心疾也正義曰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以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剏按釋文擣本作擣韓詩作疇說文疇心腹疾也毛訓擣為心疾明擣即疇之假借或作擣蓋校者因傳云心疾因改从疇其實毛本作擣故說文不收擣字正義不解毛假借之例以手椎之訓為釋失之

巧言四章躍躍龜兔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正義曰遇犬者言免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創按正義用王肅之義申鄭非鄭旨也
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釋文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據此則隋以前有以遇為愚之假借者最得
 鄭旨陸氏朋於王不達箋注假借之理反以為非耳其說誤甚
 不足據也竊謂遇與鼯對傳以狡訓鼯而不解遇故鄭訓為馴
 以足成之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是愚
 本有馴順之義素問解精微論云請問有鼯愚樸漏之間是鼯
 與愚古者恒對舉言之箋訓遇犬為犬之馴者則遇即愚之假
 借無疑矣莊子則陽篇云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
 愚遇二字古通

四月首章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

後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正義曰徂

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

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創按鄭與毛異讀鄭

意徂从且聲即徂之假借徂且也見儀禮禮記注周時月並改據春秋書春王

正月日南至可見四月夏之二月六月夏之四月月令孟夏始絺故此

詩云六月始暑不言徂讀當為徂者蓋仍經字而但於訓釋中

顯之與遂瑞也穫落木名也極誅也皆一例正義乃云義出於

往讀與毛同誤矣四月既為夏二月而箋云四月立夏矣者二

十四氣之名惟見於月令及逸周書二書皆戰國時人所為未

可盡據又周既改時則四立亦當隨時而改古雨水在驚蟄後

前漢末遂易之安見四立不可改耶若鄭以此詩為夏時與毛

同則六月爲今六月火星中而暑退不易毛徂往之訓矣二章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者幽七月爲夏七月彼云七月鳴鵙鵙卽鵙鳩也離騷云恐鵙鳩之先鳴百草爲之不芳據此則七月百卉已腓可知夏之七月爲周之季秋此時秋日卽斥季秋言也正義以毛申鄭皆從夏時爲說失之

鼓鐘二章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釗按說文作妯釋文不引說文則陸據本尙作妯後因篆文从𠂔與从𠂔近遂誤作妯耳傳云動也動卽慟字苑柳蹈亦訓動蓋妯之假借从𠂔从由古聲皆同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左旋右指是其證

信南山首章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

而邱甸之正義曰鄭唯甸之爲邱甸之爲異釗按釋文甸毛田

見反鄭繩證反其音既異故孔以爲鄭義異毛耳竊謂邱甸卽治野之法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讀與維禹敝之之敝同左傳哀公十七年渾良夫乘衷甸兩牡說文作中佃以上乘四牡律之則中佃卽中乘矣七月箋古者烝璫塵聲同然則乘甸敝聲亦同可知此箋音義本與傳同陸孔皆誤也

四章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浸漬以爲蒞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

祭祀其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釗按正義說非也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下云園廬二十而一鄭注序官云載事也事民而稅之則園圃稅瓜蓏審矣場人云掌國之場圃彼為國圃故官樹之不得引為周禮正法瓜不稅民證也今合經注而核之用瓜之法有三甸師共野果蓏之薦則薦新之用也載師之稅與此詩稅而為菹為一則享宗廟邊實之用也場人凡祭祀賓客共其瓜蓏則國中凡事之用也正義乃據場人為說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殆知其一未知其二若歟

甫田首章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勸作耜耨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釗按傳例經文義同者訓於前後不復出小明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既醉介爾景福無傳是其證小明傳已訓景為大車素殷武又訓景為大者景本訓日光訓大之景當為廣之假借泮水憬彼南夷說文引作應則景廣可通假傳以其字為假借故重釋之凡傳之重釋者視此生民攸介攸止與此經文同彼傳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此經在彼前而無傳則毛意不同彼經可知矣竊謂彼攸介當作介假借作介故特訓大以顯之小明介爾景福立文與以介景福以介眉壽不同故亦特訓為大說文介畫也畫界也則介即界之古文閒也微也助也皆界畫之義

所引申界畫之則有微閒有閒則分爲兩故可以相助也以全詩核之思文無此疆爾介此用本義者也以介眉壽以介景福以介我黍稷報以介福此用助義者也舍爾介狄此用微義者也禮謂東西箱爲个个介古今字言堂之偏有牆以間別之釋言間別也以爲待事之處廬舍無室形與个同此箋介舍也意謂介卽禮之个此用間義者也字之本義及引申之義若顯然易明者毛皆無傳讀者可以意知矣正義乃依王氏爲說皆訓大失之

頍弁首章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釗按箋非傳意也首章實維伊何二章實維何期與三章實維在首相

應言皮弁何爲尊實維託於首喻諸公何爲尊亦以託於王此興之意也正義申毛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失其旨矣

三章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此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釗按爾雅雨霓爲消雪霓卽霰之重文暴與消聲近說文暴古文作霽久日鹿聲是其證故消雪亦謂之暴雪此傳暴雪當爲唏暴之暴盛陰凝於上陽氣薄之消散而下謂之霰此霰久散傳訓暴雪之義也正義以暴虐作解失之暴虐作暴與暴義別車牽五章以慰我心傳慰安也正義曰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

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釗
按正義未綜核全傳之例故爲此言耳如此傳果訓安旣爲字
之本義則凱風已見無煩重釋矣竊謂孫毓所載慰怨爲長釋
文云慰怨也於願反韓詩作愠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
義馬融張融論之詳矣據此則馬融以前皆訓怨鄭用師說始
訓安耳慰與怨安聲皆近毛訓此慰爲怨者以詩義與凱風異
故特釋之又大雅縣傳慰安也毛例凡與上義不同然後重釋
以前之凱風傳及後之縣傳皆訓慰安繩此傳不作慰安可知
矣慰怨也非王肅所改但王述毛謂新昏爲衰妯亦誤箋以季
女釋新昏最確說文觀遇見也購以財有所求也淮南說林注
購謀也則夬葺之字亦有謀合求遇之意心切於遇怨望易生

此觀爾新昏以怨我心之義也韓詩作愠與怨最近尤爲古義
不訓安之證

采菽首章元袞及黼傳元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黼黼
黻謂絺衣也釗按絺衣謂繡黼黻於裳但裳黼黻並有詩何以
獨稱黼耶竊謂黼爲黼領禮記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揚之水傳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大夫服之爲僭故毛知爲諸侯
之服也黼領謂之襮見爾雅

五章優哉悠哉亦是戾矣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悠
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
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
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悠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

不同則所引逸亡非此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創按箋云自安爲優悠作解止於是爲是亦戾矣作解正義以安止連讀非鄭意也鄭解戾與毛不同其優游之義則同也

角弓首章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傳駢駢調利也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正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創按角弓蓋對木弓言之說文云弧木弓也考工記云夫角之本蹙於剡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又云往體多來體

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據此則弓之勢在角矣角之性自曲戾其曲以爲弓勢故繼繫不善及其放弦則勢欲往而反醫書所謂角弓反張也驗今弓猶然今世以竹爲弓者雖不繫亦放弦不反爲其無角勢也詩言角弓所以別於木弓正義謂別有角弓失之

菀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正義曰蹈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創按蹈訓動亦假借例也檜蓋裘中心是悼傳悼動也此傳蹈亦訓動是毛意蹈卽悼之假借動古慟字說文無慟周官九摯振動杜子春讀動爲慟世謂毛

詩多古字此其一也箋讀曰悼實申毛正義不得其理乃據王孫以述毛非是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正義曰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易傳也創按小序即毛公所作此序云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是毛公亦以此詩為言罪事矣傳極至也當謂放於四極之地釋地四極言四方之所至即此傳極至之義也鄭以毛義未顯故以極誅申成之古書傳極放之極皆作極洪範鯀則極死多方我其大罰極之左傳昭七年昔堯極鯀於羽山釋文皆云極本又作極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鯀於羽山是也釋文紀力

反據葉林

據此諸文則極放本作極其作極者乃假借字耳說

極殊

此經釋文云極毛如字鄭音棘蓋提極極為一正義承其

誤故以鄭為異毛其實毛意不如是也

漸漸之石首章正義曰以漸漸之文連之石為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事創按此說非也毛詩與傳各為編傳但釋漸漸二字餘三句可以意知故不煩傳非并注四句也及後人引經附傳正義云引經附傳不知何人段大令以為鄭氏以此詩四句皆有箋故附傳於四句下正義乃以此為傳例失之

大雅文王四章侯于周服箋云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正義曰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

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也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

釗

按毛例凡常訓者不傳其屢傳

者必假借者也

如隕墜也屢見之類

此侯爲君自是常訓故不傳與上章

侯訓維爲假借不同正義據以證王義非是○大明維予侯興正義亦朋於王以維解侯按上既云維予下何得訓侯爲維乎毛意亦當訓侯爲諸侯與鄭同繇四章迺宣迺畝箋云時耕曰宣正義曰宣訓爲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

釗

按小雅鴻雁傳宣示也傳例不重出此無傳是亦以宣爲示也箋云時耕曰宣謂時其耕而示之正義釋爲徧發土地非是公劉既順乃宣傳宣徧也繩以通例明與此經不同

械樸四章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

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釗

按春秋成八年左傳引

此詩杜注云不語助益用毛義也詩用遐不字有二義小雅南

山有臺遐不眉壽遐不黃耇陽桑遐不謂矣皆無傳遐不猶言

胡不隨其語氣而可意知此遐訓爲遠又總說之云遠不作人

也不當爲語助如爾雅不潛不倪不若之類遠不作人乎言遠

作人也箋意遐不爲不遐以近釋之失傳義矣

下武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

亦以不爲發語辭正義申鄭云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彼以不爲反言亦失之

皇矣二章串夷載路箋云串夷卽混夷正義曰采薇序曰西有

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

釗

按孔說

非也混夷亦作昆夷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彼昆夷卽此

箋混夷一切經音義串古文作攢遺二形又作慣同攢遺慣皆

从貫聲昆聲正與貫近說文現或从貫禹貢瑤琨釋文引馬本及漢書地理志並作瓊釋名來孫之子爲昆孫昆貫也據此則串貫昆三字古相通假故鄭謂串夷卽混夷矣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患亦混之借正義本作患乃據爲說失之惠氏以爲貫昆同物昆夷卽明

堂位之貫

五章以按徂旅傳旅地名也箋云却止徂國之兵衆釗按孟子徂旅作徂莒趙岐注云以遏止往伐莒者則趙亦以莒爲地名矣漢書律厯志呂旅也營力之字本作呂蓋旅呂古通借毛訓旅爲地名謂旅卽莒之假借也韓非難二云昔者文王伐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彼克莒卽此經之按徂旅言按徂共之旅人而勝之旅者密須之地徵其人以爲卒卽以其地名之

故曰徂旅毛訓爲地名最爲有據較箋爲長

六章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鮮箋鮮善也釗按公劉陟則在

嶽傳嶽小山別於大山也則此詩之鮮原與彼之嶽原同物矣

月令天子乃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蓋鮮獻古通故作鮮亦作

嶽但說文無嶽說文詩稱毛則正字本當作鮮鮮古讀若斯有

兔斯首箋鮮白之字齊魯之間聲近斯說文霽从鮮聲讀若斯

凡聲近則義亦相從爾雅斯離也說文斯析也禹貢析支大戴

禮作鮮支據此則小山別大山鮮者從離析得名別亦離析也

嶽又鮮之假借但所在之地異故異其文耳岐爲大山山之南

別出小山故曰鮮其山下廣平之地則曰鮮原周書程寤篇云

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是也若公劉之嶽爲幽地當在梁山之北與此鮮原在岐南不同猶平陽

永安縣廬江濤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名雖同而非一地也鄭訓鮮爲善失之

既醉六章室家之壺傳壺廣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釗按正義非毛旨也廣與桃通爾雅桃充也孫本作光光與廣亦通書光被四表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云堯廣被四表是其證廣又通橫說文桃充也段氏注曰桃所以充拓之圻墦也必外有桃而後內可充拓之令滿故曰桃充也桃之字古多假橫爲之且字解曰从几足有二橫橫卽桃字是光廣桃橫皆同物也此傳廣當讀爲桃謂其善由室家桃充於天下國語單子引此詩而釋之曰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廣裕卽充裕也壺訓爲廣者聲相近又壺通作柶柶門限也有限而後可充拓猶有桃而後可充拓也壺篆作壺从

口卽有桃限之形釋名箇恢也恢廓覆髮之上也恢廓猶廣裕也箇說文作柶匡當也从國國从口故訓匡當匡當猶桃也與壺从口同意故一訓恢廓一訓廣大旨亦同也正義乃釋以巷路之廣失之

下武五章昭茲來許傳許進也正義曰以禮法旣許而後進故以許爲進釗按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昭茲來御蓋三家詩也

六月傳御進也則此傳謂許卽御之假借也知然者釋名午作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忤逆也則午有上進之義矣許从午聲御从卸卸亦从午聲聲同故可通假惠氏疑許爲傳寫之誤猶未悉傳多假借例也

公劉二章陟則在巘傳小山別於大山也正義曰釋山云重巘隙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巘巘巘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

名西京賦曰陵重巖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釗按釋文巖
本又作巖則經本有作巖亦有作巖者正義本作巖故引釋地
重巖陳以疏之但巖形如甌非小山別大山之狀與傳義不合
竊疑此經本作巖卽鮮之通假說詳皇矣後人涉傳義而加山作巖
如吳都賦注引爾雅之鮮誤作解後人又加山作嶰之比耳其
作巖者亦从犬之譌犬篆作𤝵與𤝵形近正義乃引重巖爲釋
失之

篤公劉首章匪居匪康箋云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正
義曰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
所安爲安言不顧己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釗按正義以鄭述
毛非也公劉爲夏人追逐則所居非所安可知竊謂匪居匪康

當讀爲彼居匪康廣雅匪彼也匪彼聲近故通假桑扈彼交匪
敖襄二十八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采菽彼交匪紆荀子勸學
篇引作匪交匪舒皆匪彼通用此詩匪居匪康文勢正與二詩
同匪居當作彼居無疑又傳云公劉居於郃正言彼居之事遭
夏人亂迫逐公劉正言匪康之事是毛意不以匪居之匪爲非
傳已言之矣毛時經本疑作彼及鄭訓義爲匪故今本皆作匪
其實毛義爲長正義乃據鄭述毛蓋未細讀傳文也五章其軍
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
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正義
曰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郃在道及
初至之時鄭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郃二章已

言至幽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幽之日
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釗按正義申鄭難毛非也下章
止旅乃密芮鞠之卽箋云公劉居幽旣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
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據此則至幽之時居幽未
安仍有軍旅之衛可知且傳云三軍相襲也三軍是述經文相
襲則三軍之訓也正義乃云三行皆單相重爲軍失毛義矣單
得訓襲者廣雅釋詁襲重也相襲猶言相重以重訓單猶亂爲
治徂爲存之比周禮軍賦之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
田役比追胥通什而賦一此詩三單下云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是言田賦什一之事當正義並有故詩言單傳則以襲顯之也
知遷幽時得備羨卒者史記周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

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
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又此詩首章爰
方啓行傳云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二
章云于胥斯原旣庶旣繁則公劉遷幽從者實衆箋以爲丁夫
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非事實矣傳義爲長

度其隰原 度其夕陽正義曰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
意皆應爲居釗按度从又則度量爲本訓無傳者義從可知也
惟縣及皇矣二度傳皆云居明彼度爲宅之假借故以居顯之
正義不得其例乃用王肅述毛失之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說文云賢堅
也以其人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臣釗按說文賢多才

也从貝取聲取堅也从又臣聲古文以爲賢字則訓堅之取乃聖賢之假借字說文云古文以爲賢字說假借之例非卽賢之古文也賢从貝者古用貝有等鄉射記注云賢猶勝也荀子哀公篇注云賢者亞聖之名則賢亦人才等次之稱矣故从貝與則同意正義誤以取爲賢失之

四章弗祿爾康矣傳弗小也箋云弗福也正義曰弗之爲福爲小皆無正文釗按爾雅釋詁祓福也郭注引此詩祓祿康矣生民以弗無子箋弗之言祓也則弗卽祓之假借見於爾雅及箋矣正義以爲無文何耶弗之訓小者甘棠傳蔽芾小貌此弗卽芾字芾从市市蔽芾也或作紼白虎通紼者蔽也引詩朱紼斯皇又云赤紼在股據此則弗市皆可通借毛訓蔽芾爲小故此

訓弗亦爲小與箋同爲訓詁假借之例也但洪範五福一曰壽周禮生以馭其福故福莫大於壽此詩云受命長矣已爲福之大者則弗祿當爲小祿傳義爲長

板七章价人維藩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者正義曰傳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以爲藩郭价人總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故不從以价爲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釗按正義非毛旨也价从介聲古者以聲載義則傳云价善也善蓋繕之省叔于田箋云繕之言善也易略例善邇而遠至釋文善本作繕是善繕同物曲禮注繕讀曰勁周禮夏官序官繕人注繕勁也善也毛訓价爲善猶言繕勁之人耳說文詩稱毛

氏其价象在仔上介善也仔克也二文相連義必相類克訓爲勝則善當訓爲勁無疑免置云起武夫公侯干城起即繼勁之容干城卽藩鄣之義文在大師上者价人任外事大師任內事也箋以价人爲被甲之人凡被甲之人無非勁者意實申毛非易毛也

抑六章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之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釗按說文無售字蓋卽讐之省古从言與从口相通如噴作讀譜作喑暮古文謨之比史記高帝紀飲酒讐數倍集解引如淳云讐亦作售是其證凡物必用而後售價傳釋意箋釋

字實兩義相成非爲異也

桑柔首章倉兄填兮傳倉喪也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

按說文愴傷也曲禮云知死者傷管子君臣篇云是故明君飾飲食弔傷之禮則傷者喪祭也此傳倉訓喪蓋謂倉爲愴之假借

雲漢三章先祖于摧傳摧至也正義曰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釗按說文摧擠也春秋昭十三年左傳云知擠于溝壑矣杜注擠隊也隊今之墜字則摧亦墜也召誥墜厥命與此經先祖于摧同意言先祖之業將墜也傳訓爲至者至義亦與墜近說文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孫乃訓以無所歸非是自外而來歸乃申引義耳傳意

不其然

崧高五章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曰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釗據以桓圭以下爲瑞圭乃鄭誤解毛傳耳小東韜韜佩璲傳據爾雅釋之云璲瑞也言佩璲則非六瑞之玉可知毛彼云瑞也與此正同則此瑞亦不斥六瑞玉矣論衡指瑞篇云異物覓則謂之瑞禮器諸侯以圭爲瑞正義云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據此則瑞異爲初義瑞信爲第二義此傳訓寶爲瑞正寶異之謂未可指爲瑞信也俞圭受於天子珍之如瑞故以瑞言之說文玉部自璧下十五字皆圭玉之名終

之以瑞字則十五玉皆瑞也璲與玠皆訓大圭亦皆列十五玉之中璲可謂之瑞則玠圭謂之瑞無嫌矣經文作介或傳寫省之毛詩本當作玠故郭注爾雅引作玠毛不釋玠圭者玠長尺二寸雅訓自明從可知也大抵玠圭因長尺二寸而爲寶王之圭至尺二寸非尋常可得故天子錫諸侯諸侯享天子韓奕以其介圭箋云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書顧命賓稱奉圭說文引作稱奉介圭是言享天子之事皆用之蓋貴其難得也傳本謂寶異難得爲瑞鄭誤解之反據瑞圭以相難殆千慮之失耳王肅不得毛旨卽用鄭所駁以申毛宜孫毓之以箋爲長也

江漢四章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正義曰旬之與營字相類釗按旬與營字不相類乃音近耳說文趨从走勻聲讀若熒小

雅信彼南山昉昉原隰鄭注周禮引作營營原隰營雖不見說
文以字求之當與營皆从營省聲矣此箋云旬當作營乃聲近
假借之例正義以爲字相類蓋昧於聲音訓詁而臆爲之說也
瞻卬五章舍爾介狄傳狄遠也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
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正義曰毛讀狄爲逃故爲
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
與我賢者怨乎釗按毛凡訓大之介必有傳此介無傳則非訓
大可知易豫介于石虞注介纖也一切經音引劉瓛易注介微
也介說文从八八象分別之形物分則微故介本義爲畫而引
申爲纖纖亦微也此經舍爾介狄介當訓爲微上經云婦有長
舌爲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章卽本而言言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皆一婦人致之其機甚微而爲禍甚遠天所以刺
責而見變異神所以不福而見災害胥由乎此顧王不悟猶舍
置之不察反以變異災害怨予臣致之序所爲刺大壞也鄭釋
介狄爲甲狄按幽王後爲犬戎所滅則當時強敵當言戎不得
言狄矣王述毛又謂介爲大道尤屬泛辭恐非詩意皆失之
周頌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暨至
不啻正義曰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禘祭案元鳥箋云祀當
爲禘若鄭以爲禘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禘也天保
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
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
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釗按此詩作於成王時與天保作於文

王時不同文王僅追王太王王季見史記周本紀及合符后其亞圉公叔祖

類皆在四親廟中故時祭而得及乎先公耳成王時四親廟為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庸有先公與其閒周初五廟及文武當

於是始有始祖后稷雖無追王之文然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

稷孝經又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祀后稷同先王用袞冕不得

稱為先公矣序云祀先王先公或解為祫祭最是正義不從以

為此篇為時祭先公乃兼言之夫祀無先公而序兼言豈正名

之典乎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

何大祫也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是祫

亦得稱祀商頌元鳥序祀高宗也鄭云祀當為祫此不破祀字

者彼言祀高宗嫌合祭之義未顯故破祀為祫此序云祀先王

先公不言祫而為祫從可知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正義曰春官大司樂職曰冬至於

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樂

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

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創按大宗伯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元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

大帝以蒼璧禮天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

據此則昊天當為圜丘所祭之名若非圜丘經何以頌之曰昊

天耶史記封禪書引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

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彼以南郊釋圜

丘則圜丘與郊同地可知矣但南郊之祀有二書丁巳用牲於

郊左傳啟蟄而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此夏正之郊也大司
樂圜丘大宗伯蒼璧此冬至之郊也

郊特牲日用辛春秋卜郊皆魯禮天子夏正郊天日

用丁不卜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皆於郊行之故周官言圜

丘史記及此序言郊明在郊也

王肅張融等以圜丘與郊爲一事非是特丘與郊同其地耳

王義以爲二至之日祭於丘不在於郊失之

我將我將我享傳將大也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正義曰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鄭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釗按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祀明堂亦稱大饗曲禮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上丁大饗帝是也我將我享句法與言告言歸同言我也可借爲辭則我亦辭也享古與饗適享獻之享詩及左

傳皆用享周禮禮記作饗是其證此傳云將大也明此經祀明

堂與曲禮月令大饗爲一郊特牲注大猶徧也此徧禮五帝故

曰大與大饗腥爲祫大饗尚股脩爲徧享諸侯義同正義以美

釋大失之但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曲禮注以爲

饗五帝者月令以共皇天上帝注上帝大微五帝又大雩帝注

云雩五精帝噫嘻序春夏祈穀于上帝箋云夏則龍見而雩是

與雩五帝亦可云上上帝卽其例矣

執競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傳言

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

釗

按難當讀爲難桑扈不戢

不難傳不難難也顏氏家訓書證引作不儻儻也據此則以難

爲儻傳固有其例矣說文儻行有節度也亦通作那桑扈受福

不邪說文引作不儼是其證那安貌魚藻箋此傳釋反反為難謂威儀安詳而有節度也箋云順習之貌者反復也反反故曰習順亦安詳有節度之意正義讀為重難失之

噫嘻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敕也正義曰噫嘻皆是歎聲為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為歎敕也創按以噫嘻為歎聲乃鄭義耳傳訓嘻為敕蓋謂嘻即釐之假借也知然者國策韓策昭釐侯莊子作昭僖侯嘻與僖皆从喜聲釐既為僖之假借則亦為嘻之假借矣書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工史記例以訓詁易經文釋名敕飭也是釐可訓飭即可訓敕陸氏釋文載此傳云嘻和也和即敕字之誤耳俗書敕字多作勅故與和近形正義未得毛旨以臣工傳云嗟嗟敕之也故以此傳噫嘻亦

為歎而敕之不知彼傳云嗟嗟敕之也此傳云嘻敕也不云噫嘻敕之立文不同未可據以為比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合者合諸樂而奏之正義曰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鞀磬祝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創按經云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據明堂位夏

荀虞殷崇牙周壁翬之文則經實陳異代之樂矣何得云止說周之樂器耶箋云合諸樂而奏之諸樂謂六代之樂故不云諸樂器正義增器字以述鄭失之序不云合乎廟而云合乎祖者嫌廟與七廟無別故言祖祖謂明堂古者合樂有二周禮大司

樂天子親往視之一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合樂

謂春合舞秋合聲

此即據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之文記言凡故鄭以春秋解之

二也

皆於學行之大戴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

曰辟雍又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是周制明堂辟雍文

王廟爲一皆學之名唐人疏義皆以明堂辟雍異地非是

唐虞謂之祖

虞書受終于文祖歸

格于藝祖是也

故始作樂合於文王之廟而序云合乎祖蓋從朝諸侯

布政言之謂之明堂從外水環豈如璧言之謂之辟雍從宗祀

言之謂之文王之廟從祀感生帝言之謂之祖其實一也經云

先祖是聽先祖蓋斥文王太司樂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

示出九變則人鬼禮謂之三禘

劉歆以爲分用一代之樂正義從之惠定宇徵士據上云大合

樂以致鬼神謂劉歆分樂之說誤今從之

雖不同地而合樂則同在明堂成王因致

太平之功而作樂後代沿之溯其原故曰始也

武者定爾功傳耆致也箋云耆老也正義曰宣十二左傳引

此云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爲致

劉按左

傳耆昧也文在於爍王師遵養時晦之下則非釋此經之耆矣

傳以致訓耆者曲禮六十曰耆釋文引賀瑒注云耆至也至老

境也至致古通用毛意實與鄭同不訓爲老者耆之文从老其

義爲老不言可喻故毛以致訓之見古者聲義相從之理耳

鄭訓

爲老者箋取明顯與傳之體不同故傳略者箋詳之

王肅述毛云致定其大功正義據以

爲說失之○釋文耆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按釋名六十曰耆

耆指也不從力政指事使人也則漢人讀者老之耆如指陸氏

强分別之亦誤

閔子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釗按正義謂毛無辟居之事良是惟據王肅之說以周公致政成王始朝於廟則誤耳此序云嗣王朝於廟與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立文旣不同則意亦異若此朝廟果在卽政後亦當云成王卽政朝於廟矣書稱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大傳云七年致政則周公致政時成王除喪已久曲禮云天

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此經及下二詩皆稱予小子則在喪可知矣箋云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竊謂毛意亦當如此蓋君薨冢宰攝政及除喪則還政常制也成王謀於廟而求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於是周公復居攝乃周家權宜之事此詩所言朝廟尙在未求助之時故曰將始卽政也時成王雖未卽政亦得朝廟王肅謂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則大不然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按營成周在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王已告廟經有顯文可據何得謂周公攝政成王未得朝廟耶大約成王除喪之後周公所攝者惟伐畔營洛制禮樂數大事至於朝祭皆成王親之王肅乃謂周公致

政成王始朝廟雖云申毛實乖經義也
敬之佛時仔肩傳佛大也箋云佛輔也正義曰佛之爲大其義
未聞釗按說文奔大也讀如予違汝弼之弼此傳訓佛爲大意
以佛卽奔之假借也奔旣讀若弼義亦從之故箋申之曰輔也
說文弗矯也从人从革省人卽中之人爲右戾爲左
戾戾則當矯之从革省者革獸皮可以束物之枉戾者也故凡
从弗之字卽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費矯人之弗
以合宜爲蕘其字皆从弗奔从大从弗言大矯之鄭訓佛爲輔
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毛音符弗反失之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靈星者不知何星
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

左角曰天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
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釗按獨斷云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

則靈星卽龍星本有顯文張晏之說是也獨斷謂之火星者大
火也月令章句云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中有房
星韋昭注周語云農祥房星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高子蓋以
此詩爲祀農祥賓尸所歌序云繹賓尸者謂繹與賓尸皆歌之
但據有司徹賓尸爲卿大夫又祭之名今其詩列於頌者又祭
與正祭異日其禮繁謂之繹又祭與正祭同日其禮略謂之賓
尸春官神仕職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彪
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祭天地之明日旣別有事則又祭當
與祭天地同日矣農祥爲星祭又祭亦當與正祭同日故謂之

賓尸嫌與卿大夫賓尸同名故特引高子之言曰靈星之尸辨此賓尸天子之事而非卿大夫之祭也然鳧鷖亦天子燕尸之詩在雅此在頌者鳧鷖意主燕飲此詩意在索祭言祭事故在頌也○小序毛公作即大序之傳也此高子云云當爲毛公所著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言毛公著之也云毛公後人毛公之後有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正義云言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蓋偶未悟小毛公之前有毛公耳

魯頌駟三章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曰謂合此馬及其古始創按正義所云蓋王肅之義非毛義也下章徂無傳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占之

道據此則以古始訓作必王肅申毛如此故孔引之以申毛耳竊謂此詩作當與易作足同義周易述引王弼云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不然上章思馬多材此章忽思古始何詞之不倫耶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但毛傳與簡鄭恐人不明故以牧之使可乘駕箋之耳秦風載獫狁驕箋載始也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以始爲調習正與此同正義乃用王說竟以鄭爲異毛失之矣

闕宮三章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曰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

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釗按古詩毛說是也下經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謂周之正月魯郊以冬至月與周不同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此魯之郊也左傳啟蟄而郊謂周郊也周建子以冬至之月為孟春秋謂周之八月春秋文八年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祫也此依為說春祀天秋祫祖郊謂之祀祫謂之享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饗即享之借郊祫皆大事故彼郊饗對舉此經亦享祀對舉下經又云皇皇后帝五句即言郊之事周公皇祖十句即言祫之事但秋而載嘗是祫已見而郊事經無明文故古詩毛說特以郊祀顯之下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以君祖后稷是鄭亦與古

說同直言視祭不言祭天者以承祀為天祖並祭不特祭天故渾言之耳明堂位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與司常所謂日月為常不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是本為龍旂但非九旒又設日月其上故不謂之常而仍謂之旂耳此成王特賜以異魯與諸侯不同以龍為章即已下天子故無嫌也

商頌長發四章為下國綴旒傳綴表也正義曰綴之為表其訓未聞釗按樂記行其綴兆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綴兆舒疾注云綴謂鄼舞者之位也是綴為表行列之物聲義並與鄼通鄼从贊聲釋名讚纂也讚即贊字說文草部朝會束茅表位曰蒞史記劉敬叔孫通傳索隱引纂文蒞今之纂字則蒞與綴聲義亦近傳訓綴為表蓋謂綴即蒞之通假也蒞表位之用故引申之

卽有表識之義呂覽不屈篇云或操表掇以善晞望注表掇儀度也掇又綴之借耳

七章實維阿衡傳阿衡伊尹也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釗按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是史記不以阿衡爲官名矣

司馬遷自序稱年二十則誦古文是所據詩書皆古文說也

君奭稱伊

尹保衡與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般同舉伊陟以下皆下名上或冠以氏或以官則尹與衡亦其類也漢書古今人表傳說甘盤並列而不及保衡蓋衡卽伊尹在太甲時爲大保故稱曰保衡耳孫子墨子楚詞皆以伊尹名摯字尹而君奭不稱其名者尹爲成湯大甲之師保當時尊之不名故周公亦仍舊稱歟摯

朝也

考工記注朝卽輕字也

朝者前重之義前重則不正平故號阿衡衡

平也史記以爲名不云號者殷人質以名爲號

殷本紀集解引張晏云夏殷之

王以名爲號

故號亦可爲名此傳云阿衡伊尹也與元王契也武王

湯也文例相同殷本紀載湯之言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以是推之則元王阿衡亦爲號可知又說文人部伊解云殷聖人阿衡也殷上當有尹字連篆文讀之云伊尹殷聖人阿衡也後人不得其理誤以尹爲羨文輒刪之彼云殷聖人阿衡也則亦以阿衡爲名若以爲官名則不詞矣說文詩稱毛氏彼雖非說詩疑亦用詩義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九十五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九十五

經義叢鈔

三

庚申補刊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九十六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學海堂文集

尙書之訓解 張杓

百篇之書其義皆訓也二十八篇之書其篇目無所謂訓也自東晉古文因書序之目撰伊訓一篇立典謨訓誥誓命六名唐孔穎達等作正義又增征貢歌範四者合爲十例至元熊朋來復據陸德明正攝之說取正義所增者併入六體以伊訓高宗之訓兩篇爲正訓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彤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俎后沃丁十四篇爲攝訓於是訓之名遂爲書之一體嘗因而考之典寶明居俎后沃丁四篇惟

沃丁序言訓然曰訓伊尹事者訓之言順謂順承伊尹之事爲命爲誥未可知也典寶明居則并無訓字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股馬注明居曰咎單湯司空明居者明居民之灋則爲誥爲誓又未可知也至祖后與伊訓肆命連文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鄭注肆命者敝政教所當爲也祖后者言湯之灋度也漢書律厯志引伊訓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太甲除喪朝諸侯于明堂祀方明以成湯配伊尹因傳述成湯之德以訓太甲合之鄭君所言則三篇當同一例熊氏旣以高宗彤日與高宗之訓序連文而目爲訓肆命亦與伊訓祖后連文顧獨別之爲命豈其然乎無逸爲周公陳戒成王之無不說者卽說文說教之義蓋陳典謨於君而以遜順敬謹出之故不曰誠而曰訓此臣子進言之體也忠告善道朋友尙然而況於君父歟

尙書之訓詩之雅解

熊景星

尙書之訓何也爾雅釋詁訓道也說文云說教也徐鉉曰順其意而道之也陸佃爾雅新義曰順而道之爲訓今書所稱者伊訓伊尹訓太甲也高宗之訓祖己訓高宗也故誥者告戒之辭也有君道焉訓者教誨之辭也有師道焉然則臣訓其君可乎周禮地官有土訓誦訓鄭注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以告道王也故知訓者臣道君之辭也詩之雅何也傳曰大雅小雅皆爲正經玉篇爾雅疏皆曰雅者正也周禮春官大師敎六詩曰

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關雎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政者正也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故正義曰言其風動之初則名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雅又曰一國之事爲風天下之事爲雅天子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故名雅也

詩之雅解 梁國珍

程泰之著詩論十七篇與毛鄭爲難其持論多臆斷惟以南雅頌爲樂名則辨證頗覈有可採者余因節取以論二雅曰雅之有大小也以音別之也此猶律之大呂小呂各有其譜焉作詩者隨其事之大小按譜而爲之編詩者卽隨其音之大小按譜而別之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皆於其音別之也雅者正也樂尙正聲故樂名雅樂詩爲雅樂之章故詩亦曰雅詩而詩之作則備道朝廷政事故卜子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謂隨其事而按譜爲之者也鹿鳴以下所陳多飲食勞賞小事故按小雅之譜爲之而卽名小雅文王以下多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其事大故按大雅之譜爲之而卽名大雅而且樂有正變因之詩亦有正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爲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爲變小雅自文王至卷阿爲正大雅民勞至召旻爲變大雅雖車攻吉日崧高烝民諸詩亦不容以意出入皆樂之音節限之也此猶變宮變商之不得爲正

宮正商也至於七月一詩康成以女心傷悲以上爲幽風以介眉壽以上爲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爲幽頌一篇之中風雅頌兼備者亦以其音節定之此又如詞曲家之有轉宮轉調也特古樂不傳無繇參訂而要非康成臆說則固瞭然矣故必明夫雅爲樂名然後雅之大小正變皆可通而康成之義爲不可易惜乎程氏能發其端而反用之以攻毛鄭且并議及序說則大謬矣余故卽其說而通之以質諸博雅君子焉

詩之雅解 黎應期

詩之有雅何也詩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說文正注曰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古文以爲詩大雅字按正从止正亦从止故訓曰正也然則變

文爲雅何也說文一曰正記也段懋堂曰說文記下云正也是爲轉注後代改正爲疏耳正疏古今字按正所蒞切雅从佳牙聲唐韻正曰牙古音吾雅古音伍司馬相如上林賦以雅韻胥圖揚雄長楊賦以雅韻胥祐是正雅聲近 江慎修古韻標準同在第五部 故相假借也然而古義已失不若稱正之爲得矣

詩之雅解 鄭灝若

詩有六義雅居其一詩有四始雅居其二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以詩體言之而其所以名雅者則以音樂言樂記曰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也樂以宣和詩以配樂詩體旣異樂音亦殊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故聲

亦有大小之別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爲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爲變小雅雅之變由音體不由政事故詩之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不容紊亂南之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子口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晰斯義也又何疑於鄭氏以七月之詩兼風雅頌乎

儀禮之記之傳解 梁國珍

儀禮十七篇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燕聘公食大夫覲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十一篇有記喪服一篇有記有傳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記一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賈公彥曰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又曰傳不知誰人所

作人皆云子夏所爲師師相傳蓋不虛也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已義今按十二篇之記有補經之不足者有與經互相發明者亦有彼此兩記詳略不同文字互異者其爲七十子之後學者雜記遠古之言無疑熊氏朋來謂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者恐非也喪服傳中引傳賈氏之說誠然然疏內往往有舛錯者如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疏以後出妻之子二句承親者屬句爲文謂舊傳釋爲父後者不合爲出母服而以末一傳曰爲子夏釋舊傳意讀者皆習而不察至顧亭林曰知錄始訂其誤然顧以後出妻之子

二句爲經文末一傳曰爲子夏傳則亦誤近世程易疇徵君著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據兩出妻之子文法正兩條皆爲子夏傳別出兩傳曰皆爲引舊傳證成已義於是傳義乃犁然又經文有掘入傳中者如總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四句康成誤以爲傳文致注殤服義多窒礙徵君謂傳皆依經發義無憑空立義之例四句當爲經文於是經傳亦犁然夫記疏也又書也凡疏義謂之記凡古書亦謂之記十二篇外若明堂陰陽王史氏諸記是也與傳義同而異釋名釋典藝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此指凡書傳言與記同書傳傳記是也何休公羊定元年傳注解傳爲訓詁訓詁者訓釋古言而通其義若毛公之詩傳馬季長之周官傳

皆是也與記異故諸篇之記有特爲經一條而發者有兼爲兩條而發者有兼爲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恭皆當時記禮之書治儀禮者取而附諸經後作者固不專爲釋經著也若傳則旁推曲證皆與經旨比附程徵君所謂因經發義無憑空起義之例者也愚竊怪昔之言禮者皆以儀禮爲經周禮禮記爲傳曾不思儀禮與周禮有不盡合者如聘禮所記賓行饗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甗之列與周禮掌客之說不同又禮記往往兼言夏殷儀禮獨詳周禮制度已有異同而文亦互有詳略卽欲比而合之名之爲記猶可謂之爲傳得無有憑空起義之患乎故朱子經傳通解一書誠有功於禮學然命名之義末學竊有不安且旣以禮記爲

傳而冠義昏義兩篇不附士冠士昏文後而另爲篇目內則內
治五宗親屬諸篇凡儀禮所無者又專取之小戴而附以傳記
之說是以禮記爲經矣於體例亦不無乖牾此則江慎修先生
禮書綱目之名較善而其義例亦爲精當矣

春秋之傳解 張杓

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於釋經載記
之傳主於紀事昔之傳春秋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今所
傳惟左公穀公穀依經立傳經所不書更不發義故康成謂穀
梁善於經王接亦曰公羊於文爲儉通經爲長此而例之訓詁
之傳猶或可也若左氏之書據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則曰左
氏春秋而不言傳據嚴彭祖引觀周篇之文則言爲傳與春秋

相表裏而不言是釋經據盧氏 植王氏 接則謂囊括古今成一

家之言不主爲經發據高氏 祐賀氏 循則并目之爲史是漢晉

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爲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是也故漢
世左傳與春秋分行至杜元凱作集解始割傳附經妄生義例
謂傳或先經以紀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
合異一似左氏此書專爲解駁經義者獨不思經止哀十六年
而傳則終於二十七年如依杜說此十有一年之傳爲先後何
經依錯何經邪甚矣其惑也後儒不察乃反依據杜本妄議左
氏之書唐權德輿謂左氏有無經之傳失其根本宋王皙謂左
氏貪惑異說於聖人微旨疎略明何異孫謂左氏疎於義理理
不勝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傳附經謂左氏專爲釋經而作有

以啓之也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微余亦謂杜注行而左傳隱

儀禮之記之傳春秋之傳解 張維屏

儀禮十七篇惟士相見禮大射儀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無記餘皆有記記之詳略不同而覲禮之記僅十六字此其最略者也案記冠義疏曰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又案記士昏禮疏曰凡言記者皆經不備者也又案燕禮記燕朝服於寢疏曰凡記皆記經不言者以經不言燕服及燕處故記又言之也又案記冠義疏曰記時不同故有二記觀疏所云則儀禮之記皆記經所未言而記之者非一人記之者亦非一時也儀禮注疏卷一校勘記云禮經在漢祇

稱爲禮執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是也亦曰禮記熹平石經有儀禮載洪适隸釋而戴延之謂之禮記是也然則昔人凡記遠古之言與記禮制之事皆可謂之記不獨坊記表記之以記名者爲記卽禮記四十九篇皆記耳儀禮諸記分繫諸篇末卽說文所謂疏徐氏所謂一一分別記之是也十七篇之中有記復有傳者惟喪服一篇賈疏云獨爲喪服作傳者喪服一篇包天子以下五服差降六術精麤變除之數旣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至作傳之人讀儀禮者據喪服有子夏傳三字皆實指爲子夏然觀賈疏曰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又曰師師相傳益不虛也使古本有題子夏傳三字則賈疏何爲尙作疑辭儀禮校勘記謂喪服經

傳四字乃舊題子夏傳三字蓋唐石經誤改辨之極明讀賈疏者至是可以釋然矣傳之取義釋文曰傳以傳述爲義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合二說論之自其守先而言則曰傳述自其待後而言則曰傳示守先待後要皆貴乎傳信故傳之義又爲信也朱子撰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以禮記及諸經史雜書載及於禮者附於本經之下爲傳是凡釋經者皆得謂之傳也釋經之傳門戶不同而並立不廢者蓋莫著於春秋三傳矣左氏公羊穀梁同爲春秋傳而孔疏徐疏楊疏其解傳之義不同孔疏云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徐疏云經傳者雜縛之稱楊疏云穀梁所修謂之傳不敢與聖人同稱直取傳示於人而已故謂之傳徐疏乃釋經傳並題之義非釋傳字本

義孔疏楊疏釋傳字並以傳示爲義矣三傳皆傳示後人左氏主於傳事則史傳之傳也公穀主於傳義則傳注之傳也其爲傳不同其爲釋經同也其爲傳信同也漢書注傳符也釋名傳轉也執以爲信皆不外傳信之義也夫能釋先聖之經而傳信於後可謂賢矣故賢人之書曰傳

問儀禮釋宮何人爲精確 林伯桐

儀禮釋宮載於朱子文集雜著卷內說者謂是李如圭之作而編文集者誤收入也按文獻通考廬陵李如圭寶之釋宮一卷又按中興藝文志淳熙中李如圭爲儀禮集釋又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子嘗與之校定禮書者也夫李氏著書於淳熙而朱子於六十七歲始修禮書據年譜則在其後是書爲李氏作亦

必經朱子商榷而論定者矣近儒江慎修儀禮釋宮譜增注一卷號爲精核而其所著禮書綱目卷首及鄉黨圖考第四卷並載釋宮一篇俱以爲朱子作未嘗據文獻通考中興藝文志之說餘姚邵氏爾雅正義偶引釋宮說則稱李如圭曰不復云朱子矣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江氏於釋宮既多補正之說而他家亦往往有相發明者略舉其要條列於後

大夫士東房西室 此本賈疏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云云按此條下別引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云云夫既有左房必有右房既有東房必有西房賈氏所謂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天子諸侯皆然豈於大夫士而獨不然乎則東房西室之說不足據明矣又聘禮賓退負右

房則右房明見於經右房卽西房也安得謂大夫士唯有東房乎萬季野羣書疑辨云特牲少牢篇不言西房者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江氏曰左房無北牖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此無事於西房故不言耳使其果無則禮但言房而已足何以每言東房左房耶祭所以不用西房者神以西爲尊若行事西房疑於壓神所以不用安得謂大夫無西房哉其辨明矣又按江氏羣經補義云室之左右有房宜上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

戶東曰房戶之間 此條引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於房戶之間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於戶牖間而義曰坐賓於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

間爲正中云云按羣經補義曰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義而誤耳按設尊除燕大射外房戶之間是設尊之常非必謂此處爲中鄉黨圖考云設尊於房戶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卽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也又曰其云坐賓於西北者賓在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而正中非西北也安得以此爲東房西室之證乎謹按據此則大夫士確有西房而房戶之間必非東西之正中可知又此條引斯干詩疏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戶正中云云按汪容甫明堂通釋上云太廟路寢辟離皆南向爲宮室則非一向故詩曰西南其戶夫宮室非一向安得謂其戶正中耶鄉黨圖考云此詩言作燕寢西戶者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故兩言之據

此亦不得云其戶正中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此條引爾雅梁上楹謂之桷又云桷侏儒柱也梁楹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楹之下云云按爾雅釋宮謂之梁者有二其一楹謂之梁謂門上之梁也郭注門戶上橫梁邵氏正義云與下桷楹謂之梁名同而實異是也其一桷楹謂之梁謂堂上之梁也郭注屋大梁是也門上之梁橫者也楹有梁名梁卽楹也一也堂上之梁縱者也東西各一梁上各設侏儒短柱故曰其上楹謂之桷此梁無楹名梁縱而楹橫梁與楹爲二者也安得以堂上之梁訓爲楹乎

序之外謂之夾室此條引賈疏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是矣下又云東夾之北通爲房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

爲右房云云按邵氏爾雅正義云堂兩旁爲東西夾室中有牆以隔之鄉黨考云夾室與房有壁隔之不相通也萬季野夾室攷云夾室在序之兩旁東序之東爲東夾西序之西爲西夾也據此諸說則所謂通爲房中通爲右房者必不然矣

易堂問目云夾室在

東西房序外之兩旁謂房卽夾室非是

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 按此篇雖通言上下宮室之制而

意主於大夫士以儀禮所存者多大夫士之禮也是以此條不引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而用李巡正門內兩塾間曰宁之文以提綱是已而其下又云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云云按江氏宁考云宁有二齊風侯我於著

皆卽宁

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宁鄭注聘禮大夫揖入省內

事既而侯於宁是也

謹按此條所謂宁者但當指此

一是門屏之間爲宁

爾雅釋宮

文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此是齊風之著不可以此解爾雅之宁也天子朝諸侯當宁而立

在兩塾之間則宁南之位無多豈可容諸公諸侯乎

此篇有四隅而無中雷爾雅亦缺江氏以爲當補是也謹按釋名云中央曰中雷月令正義云古者寯居開其上取明兩因雷

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雷

江氏曰室之上不開窗猶有中雷之名

又按此篇義取簡明而宮室之制古今異宜釋經者不嫌詳密荆谿任氏宮室考研究鉤貫分目十三不以釋宮爲名實則足資考訂也

問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何以不言性亦皆無性字言性

始於何書周人漢人言性其義與孔孟合否

林伯桐

性从心之形得生之聲謂生於其心者也生於其心者有五曰
仁曰義曰禮曰知曰信是爲五性本於五行鄭君注中庸所謂
本神曰仁金神曰義者也言仁義禮知信則性著言性則仁義
禮知信或未著何也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二
者知之實知斯二者人有不知性者未有不知事親從兄者而
且言仁可以見禮義言禮義可以見仁知寬裕溫柔莫非言仁
齊莊中正莫非言禮隨舉一端皆可見性故曰言仁義禮知而
性著也至於言性者夫豈一端而已孝經言天地之性中庸言
至誠能盡其性又言人之性言物之性孟子言犬之性牛之性
以至昆蟲之微草木之無知亦各有其本性而以人性言則有

曰天之性有曰血氣心知之性有曰性之德有曰性之欲而情
亦通謂之性

大戴記曰民有五性喜怒哀懼憂也注以其俱生於人而有常故亦謂之性

遽數之不

能終其物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故曰言性而仁義禮知或未著
也是以虞夏之書殷商之頌易之卦辭皆無性字然其言曰敬
敷五教曰亦行有九德曰祇台德先不言性而性在其中矣曰
聖敬曰躋曰不競不綏曰不僭不濫不言性而性在其中矣曰
光亨曰利居貞曰安貞吉不言性而性在其中矣書之召誥詩
之卷阿實始言性

宋王厚齋以湯誥爲言性之始然此東晉晚出之湯誥未敢據爲物始

召誥曰

節性僞孔傳曰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卷阿曰俾爾彌爾性鄭箋
以性命釋之夫曰節曰彌未嘗指性爲何物然必能節性而後
能彌性其旨遠矣性之本曰命大戴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

一之謂性揚子雲曰察性知命是也性之出為情白虎通德論
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漢翼奉曰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
廢是也惟其本於命也天道無私性豈有二故孔子曰性相近
也惟其出為情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哀樂或疑於性之不
善故孟子道性善也惟其性善是以相近不善則安得相近然
則孔孟之言一而已矣然自古言性者未嘗指性為何物蓋生
於其心者不待言而可知而求之過深或不免以辭害志使空
談性命者得託焉是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
本於命子罕言命性統於仁子罕言仁其教人者以文行忠信
不言性也其雅言者在詩書執禮不言性也惟易大傳嘗言性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虞注云乾為善

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惠定字疏之云天生之而地成之坤成乾

性謹按此言性生於天天道陰陽五行而已言陰陽則人本天

性是以相近繼之者善則性善可知矣崑山顧氏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善之為言猶

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虞注曰成性存存謂久於中正而

弗失也惠定字以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疏之

謹按此言成性而必曰存存者性固相近而存之在人存者節

性也存存者彌性也皆因性善而善之也惠半農易說云存存者性之才也於文才

子為存蓋才子則能繼能繼則能成能成則能孔子言性偶發

存此又引伸言外之旨足與性善相發明者其端於論語論語意在慎習而先言性而約舉其義於易大傳

蓋其慎也孟子之時人心陷溺諉罪於性故孟子言性綦詳然

未嘗沾沾於理氣之後先虛實之離合也其道性善者乃約舉

立言宗旨如此固非以善訓性其言赤子入井鴻鵠將至簞食
豆羹徐行後長莫非言性莫非道性善莫非發明性之相近也
至於莊周告子之流始紛紛言性舍其可知者而言其不可知
者其失也鑿且大旨以自然爲宗與孔孟不合而與後來釋氏
之說相同朱子所謂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鋏之論又謂
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宋景文於唐書李蔚等傳旣言
之見朱子文集皆信而有徵矣後之人猶欲揚其波以明性不
亦誣乎按荀子言塗之人可以爲禹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
理塗之人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
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明矣此卽性善之意也又
曰夫人雖有性質美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身日

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身日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
靡使然也此卽性相近習相遠之意也其本意未遠於孔獨其
以性惡名篇不可以訓且專就血氣心知之不協於則者以言
性其說偏而不舉要其指歸實抑性以揚學欲以重學而尊聖
人遂顯然與孟子各明一義而不顧其後然視後世陽儒而陰
釋者其得失爲何如也漢之董子有曰性如繭如卵卵待復而
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亦性相近之意也又曰
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
而性未可全爲善也此亦性善之意也其言合於孔孟不必爲
精微之論而易則易知也是故徵實者不惑課虛者多歧言人
人殊則古訓是式而已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下學今之學者

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斯言盡之善乎
之詩之言性也孔子稱之孟子述之不見性字而千古言性者
範圍而不過焉明乎此可無疑於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之不言
性者矣善乎鄭君之言性也其箋詩曰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
象謂五行仁義禮知信也不必言理氣也不必言虛實也而周
漢之言性者如呂覽所云性者萬物之本不可長不可短因其
固然而然之及淮南所云夫性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則不失
物之情皆不能及也蓋其言合於孔孟未嘗指性爲何物而性
之德性之欲已具舉其中此詩書之微指也與故曰言性則仁
義禮知信或未著言仁義禮知信則性著也

問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何以不言性亦皆無性字言性

始於何書周人漢人言性其義與孔孟合否

儀克中

言性必兼情有情之性儒無情之性釋性陽情陰非各自爲陰
陽也陽兼於陰而生陽也虞夏之世陰陽調變性教彰明可以
不言而喻商紂逆亂陰陽祖伊特以不虞天性警之成王幼沖
周公恐其好惡無節王其德之用所謂推情合性也詩言彌性
無困病之憂非情欲無違曷克臻此春秋之世性義不明異端
漸起孔子慮人誤視此性故以事之幹訓之至義和貞固知樂
仁壽暨性相近習相遠諸論固未嘗不兼情而立言也戰國之
世邪說橫流於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反覆論辨於仁義
禮知信以明性之義及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一語其救世
之心可謂切矣荀子立論人訝其矧不知實本孔子習相遠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九十六終
說爲修身勸學者猛下鍼砭蓋時至荀子愈不可問矣夫言性
可以觀世變世變愈不可不言性以故漢儒若董揚許鄭皆能
恪守古訓終漢之世佛說不得興降而至於晉尙清談唐崇釋
老於是學者紛然以寂覺圓通布說天下豈不深可痛惜哉是
故聖賢和情以節性釋氏復性而滅情學者七情修十義講明
乎陰陽之義斯可與言性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九十六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